

法律文学的维度

系列丛书 张立新 李立 主编

公平的呼唤

英美经典法律短篇小说萃编

张立新/著

妙笔生花, 字字珠玉的睿智宝库, 中外文学人与法律人的必读书



法律文学的维度 系列从书

系列丛书 张立新 李立 主编

公平的呼唤

英美经典法律短篇小说萃编

张立新/著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 (СІР) 数据

公平的呼唤:英美经典法律短篇小说萃编/张立新,李立主编;张立新著.一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20-7512-7

I. ①公…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文学欣赏-英国-现代②短篇小说-文学欣赏-美国-现代③法律-研究-英国④法律-研究-美国 IV. ①I561.074②I712.0743D956.1④D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8877 号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5(总编室) 58908433(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5.00元



对于大部分文学专业读者来说,很可能,法律是一个让人敬而远之、有些陌生的特殊领地,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文学活动诉诸情感、想象、象征、喻比、复义等与法律行为格格不入的东西。不知道法律人士会怎么想象和看待文学爱好者呢?也许"想象"一词就会让他们情不自禁地皱眉和摇头吧?

然而,张立新教授的"法律文学的维度系列丛书"却把 三卷厚厚的文本事实和文学史实拿出来,让我们在翔实丰富 的证据面前赫然看到,"文学"与"法律"并非互不交集、 无法交集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直以来就相互交织、深 度融合。这套丛书按照法律短篇小说、法学名篇、法律诗歌 三个文类分卷编排,在"法"字当头的视角下,我们曾经乐 此不疲地深入研究其"文学性"的那些经典作品呈现出一种 新的面貌,它们的共同主题原来都是法律。选入《公平的呼 唤》中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几个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过感人的故事、跌宕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现了 特定时代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揭露了法律的

黑暗,发出了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自由的想象》收入了八十多位英美诗 人的法律主题诗歌,令人大开眼界,这就是说,从14世纪英国诗歌和文 学之父乔叟开始直到本世纪初,几乎所有重要的英美诗人都创作过涉法诗 歌,他们用似乎与法律沾不上边的诗歌语言广泛反映了盗窃、谋杀、死 刑、产权纠纷、司法诉讼、法庭辩护、陪审团制度等各个层面,甚至对法 律事务作了详细具体的描写,可以说,这些诗人的伟大文学成就在很大程 度上来自他们对法律主题的书写。《正义的追求》辑选了柏拉图、西塞罗、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二十二位各时期哲学家、法学家关于法 的精神、法治思想的论述,也有直接反映司法实践的著名法官和律师所写 的法庭辩护词、法庭陈述和法庭记录,这些文本不仅为系统而深入地阅读 这套丛书搭建起总体的理论框架,铺设起关于历史现实的指导背景,而且 它们本身就是精美的文学作品,正如张立新教授在前言中所指出,"在历 史上,英美国家许多法官和律师本人不仅具有高深的法律知识,而且文笔 非常好……他们所写的一些法律文书,无论在选词、造句还是修辞上,本 身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非常优秀的散文。"众所周知,英语散文之父培根 就是律师出身,担任过英国首席检察官。狄更斯少年时就在律师事务所当 过学徒,后来在伦敦法院做过庭审速记员。培根语言的精确持重和狄更斯 作品中大量的法律描写,无疑是他们的实际法律经历直接影响的表现。

其实,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再现,仅仅按照这一条原理,就不难理解文学与法律的交织融合,就会觉得审美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大量法律内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法律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法律与文学"的自觉关联,将会极大地拓展学术视野,开启丰富的学术新课题。法律视角下的文学研究显然能够更为有效地揭示文学如何通过法律表征这一重要的书写方式,表达人类对公平正义和社会理想的永恒追求。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法律书写也为法律专业者更好地理解法律与包括人的情感在内的日常体验的紧密关系、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法律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资料。尤其对于想了解历史久远、遥远异域的法律运作的读者而言,涉法文学无疑是最为具体生动的文献。

"法律与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正式起步,随着新世纪的钟声进入中国,现在已经见到了国内学者的一些学术成果,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蕴含着广阔的学术空间,张立新教授的这套厚重的丛书对于可以期待的我国"法律与文学"领域的繁荣前景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为志,是为序。

马海良 2018年5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公平的呼唤——英美经典法律短篇小说萃编》是法律文学的维度系列丛书之一。本丛书的目的在于系统地为我国的读者介绍文学与法律的关系、渊源以及国外文学与法律运动的发展状况。该丛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它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实实的反映,这里的社会现实当然也包括法律和法律文化。实际上,许多英美小说都包含对于法律的描述,并在一定程度小说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英美的法律,并还原当时英美社会的法律和法律的演变过程。由于本书的切入点是英人说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英美短篇小说视野中的英美社会的法律和法律的演变过程。由于本书的切别更英美文学作品,重点研究英美作家和英美短篇小说视野中的英美文学作品,重点研究英美作家和英美短篇小说视野中的法律主题和法律建构,涉及文学和法律两个学科,是法学研究的结合,因此,具有交叉性、多学科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尽管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无论文学作品还是法律文本,都必须使用同样的表达工具——语言和与语言相关的修辞手法作为交流的载体,因此具有一定的共

性。本书有助于突破英美文学与英美法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分割局面,加强 文学与法学之间的沟通,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通过阅读这些文学作 品,发掘作品中的法律内涵,从法律角度重新分析和体会作品的含义,对 作品进行新的认识。本书的创作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借助英美文学 与法学的结合,调动文学与法学研究者的主动性,围绕本书所选作家和作 品中对法律的描述,探究英美短篇小说中的法律描述和法律思想,将这些 英美法律短篇小说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和意义、传播法理法规的一种媒 介,为英美法律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并为法学家观察和研究英美法 律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视角,进而推动对法学理论的反思和拓展。另一方 面,本书从法律视角对英美短篇小说进行了梳理,为英美文学的研究提供 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新的切入点,并为文学理解和文学阐释提供了一个新 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英美短篇小说中法律的研究,拓宽文学与法学研究的 视野,为英美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这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 解读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作为英美文学和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它不仅对我 国的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而且对我国的英美法律和法律制度研究都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国培养一大批文学与法律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在英美文学中,许多小说均涉及法律的内容。从篇幅来看,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但是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英美与法律和法律主题相关的小说都收集在本书里。对于英美法律小说的取舍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此,本书所选的与法律相关的英美短篇小说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它与法律相关的英美小说,特别是中篇和长篇小说,建议读者另行单独阅读。

本书所选的与法律相关的英美短篇小说主要涵盖了英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作品。有些作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比较熟悉,有些则比较陌生。这些短篇小说从一些侧面对法庭、律师、法官、陪审团以及司法程序、罪与罚、死刑、谋杀、盗窃、司法辩护、产权纠纷等法律主题进行了书写,揭露了法律的虚伪、不公和人们对于法律以及正义的追求、渴望和呼唤。

例如,奴隶制度在美国曾合法地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无疑,奴隶制度的存 在对于美国的立国思想和法律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嘲讽,它给黑人造成了巨 大的伤害。这些在本书所选的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述。另外,一些 作品, 例如, 《比利·巴德》, 在对英美的法庭审判和判决进行详细描写的 同时,对英美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批评。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对 受到法律迫害的人物,例如,比利·巴德、麦迪逊·华盛顿、弗兰克·沙 巴塔、休·沃尔夫、马克西米兰·温德姆等人流露出极大的同情心,深刻 认识到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小说的主人公们,例如,维尔船长(Captain Vere) 等人也经常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提出怀疑。另外,一些小说里 的人物, 例如, 亚历桑德拉 (Alexandra) 和黛博拉 (Deborah) 也曾经是 法律的受害者,或者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这些主人公们通过自己独特的视 角对法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书所选的一些黑人作家,例如,道格拉斯 和威尔逊则从黑人自身的角度探讨了奴隶制、平等和歧视等法律主题。这 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法律的目的和正义的概念进行了探讨。通过 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对于法庭、律师、法官和形形色色的法律案件的描述 和分析,探讨了这些作家与法律的渊源,分析了这些文学大师们在其作品 中所叙述的故事情节和故事背景所映衬出的英美现实社会中法律思想和法 律制度的变迁。

本人长期致力于荚美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同时长期从事中外法律的研究和翻译,具有跨文学与法学学科研究的基础。另外,对于荚美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特别是通过荚美文学作品对荚美法律和法律主题的研究也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也非常期望能够在这个方面做一点有益的尝试,开创法律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为此,我在不断进行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人在荚美法律文学领域已经出版了4本专著和多篇论文。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我曾经访学的学校——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和荚文系老师的无私帮助。非常感谢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老师、同仁和学者们。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荚文系主任安德鲁·加洛韦(Andrew Galloway)教授和法学院的威廉·A. 杰克逊

(William A. Jackson) 教授对我的点拨、鼓励和教导。非常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海良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丛书作序。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李立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作为英美法律文学系列丛书之一,但愿能够为我国的英美文学教学以及英美法律的研究尽绵薄之力。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张立新 2018年5月于北京



序言... 001 前言... 004

Herman Melville / 001

- 1. 作者及作品介绍 ... 001
- 2. 作品选读 ... 003 作品选读 1 | Billy Budd ... 003 作品选读 2 | Benito Cereno ... 075

Frederick Douglass / 151

- 1. 作者及作品介绍 ... 151
- 2. 作品选读 | The Heroic Slave ... 152

Willa Cather / 190

- 1. 作者及作品介绍 ... 190
- 2. 作品选读 | O Pioneers! ... 191

Rebecca Harding Davis / 317

- 1. 作者及作品介绍 ... 317
- 2. 作品选读 | Life in the Iron-Mills ... 318



Thomas De Quincey / 354

- 1. 作者与作品介绍 ... 354
- 2. 作品选读 | The Avenger ... 356

Harriet E. Wilson / 401

- 1. 作者及作品介绍 ... 401
- 2. 作品选读 | Our Nig: or, Sketches from the Life of a Free Black ... 402

参考文献 ... 463

附 录 ... 470

附录1:美国律师学会要求律师应该读的50部最优秀法律小说 ... 470

附录 2: 有史以来西方最著名的 29 部法律小说 ... 474

附录 3: 西方法律小说 100 年大事记 ... 486

Herman Melville

1. 作者及作品介绍:

《比利·巴德》(Billy Budd) 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8-1~1891-9-28) 于 1891 年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于 1924 年出版。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也担任过水手、教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大白鲸》。梅尔维尔生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 20 年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尤其是《大白鲸》,它被誉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一。其主要代表作有:《泰比》(Typee, 1846)、《奥姆》(Omoo, 1847)、《玛迪》(Mardi, 1849)、《雷德伯恩》(Redburn, 1849)、《大白鲸》(Moby-Dick, 1851)、《皮埃尔》(Pierre, 1852) 和《比利·巴德》(Billy Budd, 1924)等。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象征主义文学大师。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法律也成为梅尔维尔审视美国社会的重要视角。

《比利·巴德》被称为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小说。梅尔维尔在这部才华横溢、文思缜密的小说中,创作了一个与法律有关的寓言,藉此说明在邪恶面前理性和智力是如何无力保护纯真无辜。青年比利·巴德被强征到英国战舰当水手。他长相英俊,人很单纯,与舰长及水手们相处得都不错,但遭到教官约翰·克拉加特(John Claggart)的妒忌,后者诬告他谋反。比利·巴德失手打死了约翰·克拉加特。在临时组织的军事法庭上,这个案子引起了争论。舰长既是惟一的"犯罪"目击者,又是审判官。他知道比利不是故意杀人,但当时处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前不久英国海军发生过兵变,这使舰长这个关

键人物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比利·巴德被判处绞刑,但他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被判绞刑。《比利·巴德》是一部描写正义与法律冲突的小说。E. M. 福斯特认为,比利·巴德的故事具有希腊神话的品质。在小说里,作者围绕善与恶的斗争,深入探索了人性与法律、个人与国家、激情与职责、文明与秩序、原则与制度等重大问题。美国的许多学者,例如,理查德·韦斯伯格(Richard Weisberg),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以及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等人,都把《比利·巴德》看作是文学与法律研究的经典案例之一。

《班尼托·西兰诺》(Benito Cereno) 是梅尔维尔的另一部短篇小说。该小 说于 1856 年出版。小说以发生在阿马萨・德拉诺(Amasa Delano)号船上的 真实故事为背景材料。故事叙述了船长阿马萨·德拉诺的经历。一次,他的 船遇到了另一艘名叫圣多米尼克(San Dominick)号的船。在登上这艘船之 后,他遇到了该船的船长班尼托·西兰诺 (Benito Cereno)。他发现船长半尼 托·西兰诺有一个随从,名叫巴布(Babo),巴布与他形影不离。此外,船上 的气氛也引起了他的怀疑。班尼托·西兰诺告诉他,他们的船已经在海上航 行了很长时间,遇到了极坏的天气。巴布的主人亚历山大,阿兰达 (Alexandro Aranda) 也因病去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马萨・德拉诺发现 这条船可疑的地方越来越多。在他把补给送给这条船后,正准备离开,突然 发现班尼托・西兰诺在巴布的追赶下跳进了大海。船上的帆布掉下来后砸坏 了船头,露出了巴布的主人亚历山大,阿兰达的头骨,突然船上的奴隶与船 员之间爆发了冲突。后来,阿马萨·德拉诺回忆了他登上圣多米尼克之前的 经历。船上的黑人奴隶发生了暴动。黑人奴隶把白人船员扔进了大海,然后 杀死了亚历山大・阿兰达、活捉了船长班尼托・西兰诺。奴隶们要求船长把 他们送回到非洲。当遇到阿马萨・德拉诺的船后,奴隶们把亚历山大・阿兰 达藏了起来,并告诉白人水手们保持安静,否则就杀死他们。小说最后,巴 布被审判并被执行死刑。后来,班尼托·西兰诺也因为压抑而死去。

2. 作品选读:

作品选读 1:

Billy Budd

Chapter 1

In the time before steamships, or then more frequently than now, a stroller along the docks of any considerable sea-port would occasionally have his attention arrested by a group of bronzed mariners, man-of-war's men or merchant-sailors in holiday attire ashore on liberty. In certain instances they would flank, or, like a body-guard quite surround some superior figure of their own class, moving along with them like Aldebaran among the lesser lights of his constellation. That signal object was the "Handsome Sailor" of the less prosaic time alike of the military and merchant navies. With no perceptible trace of the vainglorious about him, rather with the off-hand unaffectedness of natural regality, he seemed to accept the spontaneous homage of his shipmates.

A somewhat remarkable instance recurs to me. In Liverpool, now half a century ago, I saw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dingy street—wall of Prince's Dock (an obstruction long since removed) a common sailor, so intensely black that he must needs have been a native African of the unadulterate blood of Ham. A symmetric figure much above the average height. The two ends of a gay silk handkerchief thrown loose about the neck danced upon the displayed ebony of his chest; in his ears were big hoops of gold, and a Scotch Highland bonnet with a tartan band set off his shapely head. It was a hot noon in July; and his face, lustrous with perspiration, beamed with barbaric good humor. In jovial sallies right and left, his white teeth flashing into he rollicked along, the centre of a company of his shipmates. These were made up of such an assortment of tribes and complexions as would have well fitted them to be marched up by Anacharsis Cloots before the bar of the first French Assembly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uman Race. At each spontaneous tribute rendered by the wayfarers to this black pagod of a fellow——the tribute of a pause

and stare, and less frequent an exclamation—the motley retinue showed that they took that sort of pride in the evoker of it, which the Assyrian priests doubtless showed for their grand sculptured Bull when the faithful prostrated themselves.

To return. If in some cases a bit of a nautical Murat in setting forth his person ashore, the Handsome Sailor of the period in question evinced nothing of the dandified Billy-be-Damn, an amusing character all but extinct now, but occasionally to be encountered, and in a form yet more amusing than the original, at the tiller of the boats on the tempestuous Erie Canal or, more likely, vaporing in the groggeries along the tow-path. Invariably a proficient in his perilous calling, he was also more or less of a mighty boxer or wrestler. It was strength and beauty. Tales of his prowess were recited. Ashore he was the champion; afloat the spokesman; on every suitable occasion always foremost. Close-reefing top-sails in a gale, there he was, astride the weather yard-arm-end, foot in the Flemish horse as "stirrup," both hands tugging at the "earring" as at a bridle, in very much the attitude of young Alexander curbing the fiery Bucephalus. A superb figure, tossed up as by the horns of Taurus against the thunderous sky, cheerily hallooing to the strenuous file along the spar.

The moral nature was seldom out of keeping with the physical make. Indeed, except as toned by the former, the comeliness and power, always attractive in masculine conjunction, hardly could have drawn the sort of honest homage the Handsome Sailor in some examples received from his less gifted associates.

Such a cynosure, at least in aspect, and something such too in nature, though with important variations made apparent as the story proceeds, was welkin-eyed Billy Budd, or Baby Budd, as more familiarly under circumstances hereafter to be given he at last came to be called, aged twenty-one, a foretopman of the British fleet toward the close of the last decad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was not very long prior to the time of the narration that follows that he had entered the King's Service, having been impressed on the Narrow Seas from a homeward-bound English merchantman into a seventy-four outward-bound, H. M. S. Indomitable; which ship, as was not unusual in those hurried days, having been obliged to put to sea short of her proper complement of men. Plump upon Billy at first sight in the gangway the boarding officer Lieutenant Ratcliff pounced, even before the merchantman's crew was formally mustered on the quarter-deck for his deliberate inspection. And him only he elected. For whether it was because the other men when ranged before him showed to ill

advantage after Billy, or whether he had some scruples in view of the merchantman being rather short-handed, however it might be, the officer contented himself with his first spontaneous choice. To the surprise of the ship's company, though much to the Lieutenant's satisfaction, Billy made no demur. But, indeed, any demur would have been as idle as the protest of a goldfinch popped into a cage.

Noting this uncomplaining acquiescence, all but cheerful one might say, the shipmates turned a surprised glance of silent reproach at the sailor. The Shipmaster was one of those worthy mortals found in every vocation, even the humbler ones—the sort of person whom everybody agrees in calling "a respectable man". And—nor so strange to report as it may appear to be—though a ploughman of the troubled waters, life—long contending with the intractable elements, there was nothing this honest soul at heart loved better than simple peace and quiet. For the rest, he was fifty or thereabouts, a little inclined to corpulence, a prepossessing face, unwhiskered, and of an agreeable color—a rather full face, humanely intelligent in expression. On a fair day with a fair wind and all going well, a certain musical chime in his voice seemed to be the veritable unobstructed outcome of the innermost man. He had much prudence, much conscientiousness, and there were occasions when these virtues were the cause of overmuch disquietude in him. On a passage, so long as his craft was in any proximity to land, no sleep for Captain Graveling. He took to heart those serious responsibilities not so heavily borne by some shipmasters.

Now while Billy Budd was down in the forecastle getting his kit together, the Indomitable's Lieutenant, burly and bluff, nowise disconcerted by Captain Graveling's omitting to proffer the customary hospitalities on an occasion so unwelcome to him, an omission simply caused by preoccupation of thought, unceremoniously invited himself into the cabin, and also to a flask from the spirit-locker, a receptacle which his experienced eye instantly discovered. In fact he was one of those sea-dogs in whom all the hardship and peril of naval life in the great prolonged wars of his time never impaired the natural instinct for sensuous enjoyment. His duty he always faithfully did; but duty is sometimes a dry obligation, and he was for irrigating its aridity, whensoever possible, with a fertilizing decoction of strong waters. For the cabin's proprietor there was nothing left but to play the part of the enforced host with whatever grace and alacrity were practicable. As necessary adjuncts to the flask, he silently placed tumbler and water-jug before the irrepressible guest. But excusing